

◎编者=程德培 郜元宝 杨 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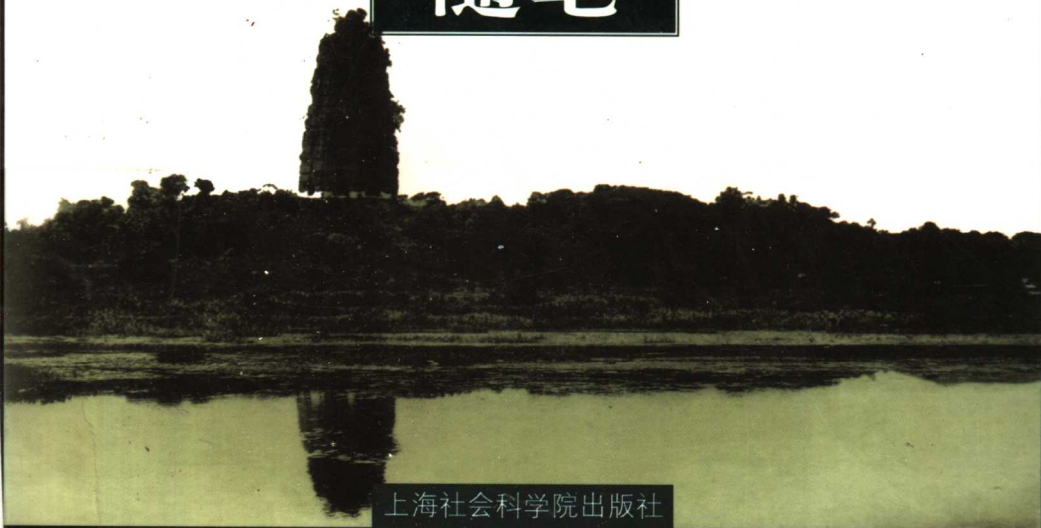


1926—1945

THE COMPANION PICTORIAL

良友

随笔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编者=程德培 郜元宝 杨 扬



1926-1945

THE COMPANION PICTORIAL

良友

随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26—1945 良友随笔 / 程德培, 郅元宝, 杨扬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ISBN 7-80681-263-6

I. 1. ... II. ①程... ②郅... ③杨... III. 随笔—作品集—
中国—现代 IV. 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0924 号

1926 — 1945 良友随笔

编 者: 程德培 郅元宝 杨 扬

责任编辑: 汝 东

设计制作: 夏季风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 //www.sassp.com E-mail: sassp@online.sh.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浙江萧山日报印刷厂

开本: 640 × 960 1/16

印张: 20

插页: 4

字数: 225 千字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681-263-6/I · 033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郜元宝

编者序

《良友》是“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发行的图片文字几乎各占一半的杂志，它既非纯文学刊物，也非单纯的画报，但兼具画报与文学杂志之长，拥有不同层次与更大范围的读者。这样亦图亦文尤其彩色图片印制极其精美的杂志，当时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上也很先进。《良友》1926年创刊，在大陆地区一直办到1946年，见证了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末整整二十年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文史价值不言而喻。

在大陆地区长达二十年的历史中，《良友》经历了从初期迎合国民政府到后来积极参与抗战、同情左翼的过程，但《良友》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民间刊物，政治色彩的转变不过是当时一般民间刊物所共有的一副时髦面具，其真实面貌则比较中庸平实，这只要看它二十年基本不变的栏目设计就可以知道。

《良友》百分之九十多的封面都是都市时髦女郎、贵妇人或电影女明星照片，可见它给自己的基本定位是时尚刊物。封面之后占据显著位置的，

是国内外政治新闻的图文介绍，其中政坛风云人物的照片占了绝大篇幅，这种政治报道的角度也带有明显追求时尚的用意。《良友》后来政治报道对象有所扩大甚或转变，但那仍然是由一种时尚意识所决定的。当然，采访中共著名人士和八路军高级将领、报道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等等，也表现了一定的左翼立场，不过这在当时也还是一种时尚，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某种现实的政治倾向。比如这以前，丁玲在《良友》上首次露面，就是作为“理想女性”的一种类型——文采型——而和女明星、女运动员、贵妇人、交际花等组成过一个硕大的圆圈的。政治报道可以成为一种时尚设计和时尚开发的资源，这在今天已经并不难理解了。

政治报道之后，就是更具时尚气味的比如世界风俗写真、旅行散记、中外体育、中外电影、名人婚宴、明星行踪乃至都市日常生活指南等，这些内容实际上和政治报道一起构成了《良友》独特的时尚报道体系。时尚意识软化了它一度比较僵硬的政治面貌，使之在文化上呈现出开明务实的气象，所以往往不同立场、风格与色彩的人或事的报道能够并存不悖。即以报道文化人為例，二十年代末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就既曾揭载过胡适之抨击时政的文章《请大家来照照镜子》和胡博士与上海中西女大学毕业生的合影，也发表了采访鲁迅的文章与鲁迅本人的“自叙传略”以及那幅坐在书房里气定神闲睥睨一切的照片。《良友》之所以受到普遍欢迎，原因就在于它的内容庞杂，信息丰富，和超乎这一切之上的执著的时尚意识。

《良友》文字部分也颇可一观，有人物专访，“现代成功人士自述”，小说，散文，随笔和通信——《良友》的通信多为《良友》记者从采访地（外地或国外）发回来的新闻报道或旅行见闻性质的文字，也可归入散文随笔。

《良友》历任文字编辑如周瘦鹃、梁得所、马国亮，包括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起人余汉生，皆能文之士，他们的文字经常出现在自己的杂志上，但《良友》本身决不是他们自己的文字的天下，就是说，他们并不把自己的趣味、自己的标准强加给读者，而是尽量吸引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各种风格的作家加入他们的文字版面，我们说《良友》的文字颇可一观，主要就是这个意思。

这次就以名人自述、小说、散文、随笔四种体裁为准，将《良友》文字部分稍加整理，介绍给广大读者。我们编选工作的主旨，坦白地说，就是编而不选，不自作聪明地妄加轩轻，随意删减，而是尽量求其全备。这几册书的好处，也许就在于较多地保存了历史真实并可以免了读者的翻检之劳；发表在《良友》上的文章基本都在这里了，读者尽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来判断这家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时尚杂志的文字品位。

《良友》杂志上的文章和“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策划的更具规模和系统的“良友丛书”以及该公司出版的其他图书，虽有一定联系，但毕竟性质不同。“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所出之书，许多作者也是《良友》杂志的作者，但杂志文章和丛书之类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出版系统，编者、发表空间和读者对象都有区别。整理编选“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多年来出版的大量图书是另一种极有价值的工作，也已经有人在做了，我们这里只是比较集中地介绍《良友》杂志上的文字，并不涉及此外由同一家公司策划出版的其他图书，这是要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的。

2003年8月4日识于酷暑中

友 良

期 一 第

◀ 版 出 日 五 十 月 二 年 五 十 國 民 華 中 ▶

冊 一 月 每

THE YOUNG COMPANION

No. 1 February 15, 1926



張 江 韻

顧 花 慈 綾 胡

士 女 鍾 韻

行 印 司 公 剛 印 友 良 路 川 四 北 海 上

由于种种原因,本书仍有个别作品未能联系到作者,希望作者本人或版权继承者见书后与出版社联系,以便支付稿酬。

目 录

CONTENTS



郅元宝	编者序	1
梁得所	百分之五	1
梁得所	酒和烟	8
子 秋	从广州到苏州	13
熊佛西	诗人的悲剧(节选)	26
赵家璧	中国兵	33
梁得所	圣经与失眠	37
华尚文	新三都赋——南京·洛阳·长安	42
江锡鹏	晚祷的时候	51
予 且	饭后谈话(6篇)	61
予 且	龙凤思想	99
予 且	酒色财气	104
曾今可	可爱的玲玲	108
予 且	天地君亲师	115
予 且	福禄寿财喜	119
穆木天	东北的回忆	125

目 录

CONTENTS

	日本兵士之哀怨·····	131
赵家璧	瓣香草堂随笔·····	139
茅 盾	春来了·····	142
老 舍	抬头见喜·····	146
赵家璧	一幕黄金的悲剧·····	150
赵家璧	乌托邦·····	156
穆 因	笑的诅咒·····	161
胡 为	枇杷的故事·····	165
老 舍	头一天·····	171
梁得所	西北的印象·····	177
丰子恺	劳者自歌·····	195
田俦之	湖南女子最多情·····	199
郑振铎	回过头去·····	205
了 平	狗的风波·····	214
余汉生	良友十年以来·····	222
伍联德	南游记·····	227
张若谷	苏活年儿 Souvenir ·····	234

目 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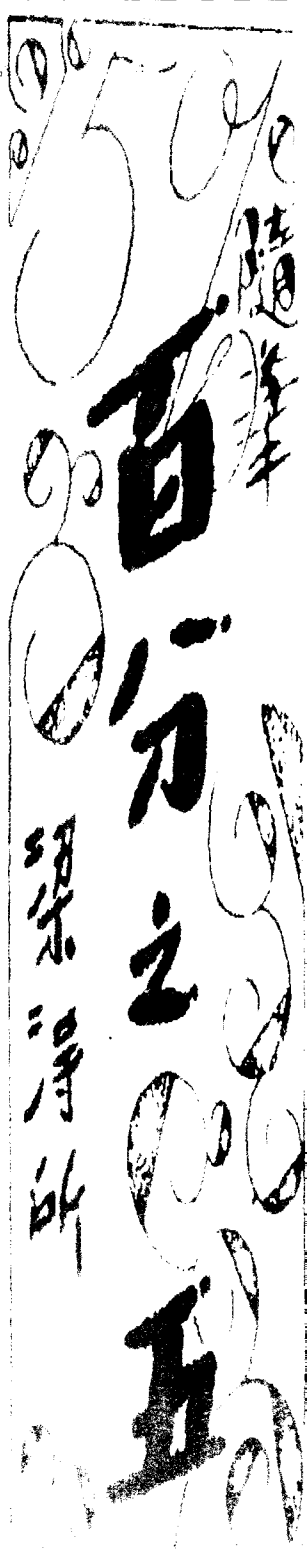
伍联德	旅途通信	238
郁达夫	祈愿	243
梁得所	得所随笔	247
伍联德	游美归来	250
张若谷	若谷随笔自序	256
穆罗茶	小弟易七	262
梁得所	若草	266
梁得所	两本书的自序	270
叶秋原	从悲哀的国里来	272
长 虹	关于释迦牟尼	283
伍联德	为良友发言	289
胡 适	请大家来照照镜子	294
马寅初	中国国货事业发展之障碍及其救济之方法	301
张若谷	春天到了	306
杨 扬	编后记	311

■梁得所

百分之五

一、百分之五？

前不久，有一次闲谈中，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博士偶然说起病人的统计，他说：一百个病人当中，有八十人不医自好；十五人被庸医医死；只有五人被医生救活。这统计有什么根据，当时我并不究问，大概因为我对于八十人不医自好之说很表赞同罢。一个人不要把身体弄得太娇贵，仿佛男子不要把所钟意的女子捧得太高，捧得太高她就渐渐的矜豪而作怪。（换转说也是一样，请女读者不要生气。）为了同样的道理，我和医生缘分很慳，就讲自到良友至今四年来，从未因病而卧过半天。然而这回生病是意外的罢。起初我照例不管它，可是几日之间全身的气力不知哪去了，这回恐怕不是一百人中八十人



良友随笔（1926—1945）

其中的一个，同时不能不希望入百中之五，于是决计找医生去。

五月十三日——那正是所谓不祥的十三日——伍联德先生伴我乘车去访丁惠康医生，因为我呼吸喘促而觉痛，所以访这位肺病专家。把晤之下，丁医生定睛瞧我的额际，似很惊异地说：“三年前见你不是这样的呀！”丁医生是摄影玩家，从前有暇曾送摄作来给良友，近年许久没有会面，一见之下便说一句诧异的话，不过在我听来决不至于吃惊，因为我自己知道，这二三年来，额上的头发脱了不少，有些脱得有点价值，有些脱得毫无价值；然而额前增加的皱纹，或者可以略补头发之失罢。

经过普通的诊视，便进一间黑房里照X光，受默然的审判之后，医生叫我先出诊室穿衣服，衣服穿好了，他们才从黑房出来。“不要紧，放心罢，”医生说，“不过你是病了，而且必须留医，现在领你到寝室好吗？”

“不要紧”是医生的口头禅，可是但凡背着病人而对和病人同来者细语，就决不是十分好消息罢。我征得医生同意，回去一趟然后入院。

在很短时间把几件较为重要的公私事情交托妥当之后，便驶往医院去。途中车上想起那统计：一百病人中只有五个是医生医好的，真的那么少吗？我想找钟博士质问那数目是可靠的比例呢，抑或他故意极言其少呢？然而钟博士一个月之前已经回广州去了。

二、宣判

车到大西路二号，入第四院，同来友人送我入二百零四号病房，我几乎以为这件事是梦。

既进了什么都是白色的病房，便只好睡去。我忽然发觉：枕边和被角都

绣着 TS 二字,不但是我名字的缩写,而且绣得很像我从前作画的签名式。这二字原是 Tuberculase Sanatorium “肺病疗养院”的缩写,不过骤然来看,仿佛这地方是预定我来的。

一个人能进亦要能退,能取亦要能舍;应奋起时不怕阻搁,应撒手时也就不用恋栈。世间那里有大不可了的事情?想到这里我心便平静了,虽然对于生活和事工有很大的执着,但到这地方以睡觉为要务,于是把看护送来的一片安眠药吐服了,朦胧地睡去。

第二天医生拿着 X 光的照片来,对我说:“现在断定你的病是肋膜炎,几个礼拜内可以医好。”这话我当然喜欢听,不过,老实说,医生安慰病人的好听的话,我只信五成。直至同事们来探望时,由他们口中说:“昨天医生说你似患肺癆,万一不然,就是肋膜炎。今朝断实是肋膜炎,我们得这好消息之后,在午饭时为你庆贺一回。”

这几句话给我很大的释放,好比一个罪犯几乎被判无期徒刑,改判几个礼拜的监禁,在侥幸罪犯看来,那几个礼拜的监禁仿佛是赏不是罚了。

三、针的恐怖

伤害人体的利器当中,针和小刀之类实在使人害



良友随笔（1926—1945）

怕。枪炮固然犀利，可是被射者只听轰然一声乌天黑地便完结了。可是被针刺或刀割，使人痛得坐卧不安。

平日尽管怕针，可是入院以来，每天注射一二次，过火地说，刺得体无完肤，皮下注射还不大可怕，脉管注射却带有危险性，即如一次我稍为缩动，针锋刺伤神经，那晚手臂剧痛，通宵不成眠；影响手指麻木，现在还未复原，好在是左手，否则还未能执笔哩，那还不算事，更利害的，用两条长的针管从背部插进胸膛，抽出因病而积的水。这种现在谈虎色变的极刑，当时曾咬实牙根受了三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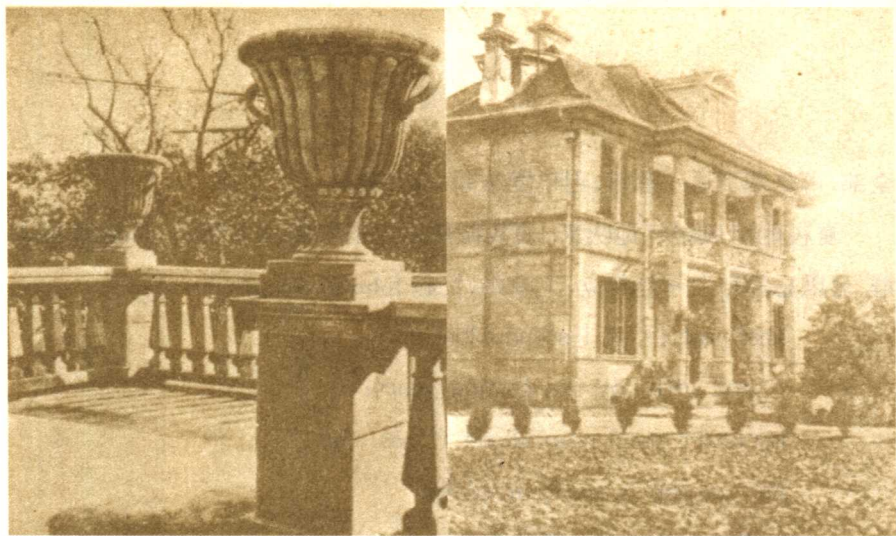
假如我对于医术没有“信仰”和“希望”，就半针也不肯被刺。人对于一切痛苦，在信仰和希望之下就甘心忍受，印度佛教徒坐卧针毡，因为他们“信”这样可以赎罪；革命家如甘地屡次入狱而不避，因为他“望”这样可以拯救民族之沦亡。

四、寂寞之夜

承同事和其他朋友的厚谊，减少病者所必感的寂寞，入院廿多天，没有一天无人来访顾。

在访顾的朋友当中，有一位是相别四年的张君。

“真想不到我们在这里相会！”我们不约而同的这样说，当下我问他生活如何，便知道他前年离教育界而入航空学校，将毕业时校内发生风潮，他是风潮主动者之一，而且因政治势力关系，他们师生几十人失了自由，寄居港澳，坚持不屈，同时拒绝反动军队的利诱。最近他们到上海，已得中央明了真相，不久可获公道胜利的解决。



我听了不由得赞一句“好!毕竟是青年,脚骨者硬!”

“唉”!张君微微地叹息,“无理的屈服我们是不肯的,可是为了这事,失业逃忘,受家人多少责难,受朋友多少误会!”

“责难!误会!这是有为的人必经之路,中国的岳飞,外国的苏格拉底,至死被人责难误会!我们虽不希冀做那百世伟人,但至少在一生中有一个时期被人责难,误会。你自己确以为对的,做去罢,全世界人反对也不要怕!”谈了其他不少说话之后,张君去了。晚上室内暑气还未尽退,而我的病势略减,于是起来靠着窗外的栏杆,享受夏夜的清风。

“你自己确以为对,做去罢,全世界人反对也不要怕!”倘若前几年我有勇气说这句话,也许可以免去这场病。因为当改转毕生事业的时候,曾因责难和误会抑郁许久,当那时期,在他方面能给我特殊同情者,又像彩虹散去剩下一片虚空。于是我认识寂寞是生命的影子,有时可以不见,但终不能脱离。经这一番锻炼,思想日渐坚强,然而体魄上的刺激,虽然不是病因的

全部，可是积下这一笔账，迟早要结算一次的啊。

夏夜的清风轻轻地吹来，使我微热未退的额际感着畅适；仰望繁星成群，足以忘却自己孑然孤立。无意中，忆起 John Burroughs 的一首诗：

What matter if I stand alone?

I wait with joy the coming years;

My heart shall reap where it has sown,

And garner is fruit of tears.

就是孑然孤立又何用抑郁？

我当欣然等待那岁月将至；

心血播下的种子必有收获之日，

泪泉灌溉的果树终有结实之时。

五、体 感

倘若对一个生长于新加坡的人说北方冰雪寒冻，他也许懂得，但不是真切地懂得，因未身历其境，对冰雪寒冻只有“知识”而无“体感”。人们常说未病过的人不知健康可贵——并非不知，不切实地感觉而已。造物者常用巧妙的方法纠来正人的行为，给人疾苦的体感使他以保持健康为乐事，这便是一例。

与其祝人毕生康宁，不如希望人人都患过病，吃过苦，受过难。并非幸灾乐祸，只因但凡痛苦后的安乐，好比雨后青天，加倍的清爽。

讲到体感，又记得有一次谈话中，《阿 Q 自传》的作者鲁迅先生半庄半谐地说：“我打算写一部爱情小说。”座中的人都笑了。“你们不要笑，”他